

困學紀聞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鞀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

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
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
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
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
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
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
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
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
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
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

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

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糊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丘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莊七年

傳云不脩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兩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

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
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
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
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論義

書尹氏卒以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以崔杼
弑其君之始也此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
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
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
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

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

史况一國乎愚謂酒誥曰剌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

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

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

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

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躡辭仲丘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

一十九

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

王之後

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藥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蜮音

特

爾雅蜚臙肥郭璞注蜚即負蝨臭蝨劉歆曰負蝨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彦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蝨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

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成風之贈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符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

經不書

齊有彗星見於傳而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兩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刺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

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
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
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
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
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
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
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
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
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

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泚九年宰
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
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
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
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
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
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
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

四九二
結陽卷六
詰春秋無違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

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

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今

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

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

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

公孫和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

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鉄論文學曰呂步舒美口而

哉見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
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敵
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郟
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偵范鞅而昭
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
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益子是以有不奪不廢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
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疆弱之力是視記禮

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北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鴟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外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陳同甫春秋屬緝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

伯使其第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
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釁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
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
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
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
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
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
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
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
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
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

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把城成周曰
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
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
在孔子前所謂乘擣杙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
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
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
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

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以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以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郟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
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先物以賞私
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
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慄慄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
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
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
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
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

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
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
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
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
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
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
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

諸侯雩上帝於
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
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

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郵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遂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卦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

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
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
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
傳會灾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
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

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
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

館閣書目
以為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
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
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

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依備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

有謚在春秋之初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
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
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
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
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犧牲少牢皆士禮無
用樂舞之儀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罷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
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
謚紀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兄弟之國十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

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

荀子謂

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轉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薦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有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以可

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

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
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
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統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
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
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異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郟三門杜氏以異亭為

異國晉攷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異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

縣之漢天水郡之異縣也入顛軫者蓋異戎前此魏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

渭首之戎但秦之縣異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異邑異缺為細復與之異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
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
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
成栝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
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陳無已有

焉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母曲隄母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襄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

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

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

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
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
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
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
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
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
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
以子冉為子罕皆所未詳

威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
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

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叔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

狄可以猾夏亂華也

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知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

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

臣孝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和乃長衛侯於盟攷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

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

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

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

命古重世祖故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
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舡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蔽
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
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
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
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
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
蓋傳寫之誤

史記仲丘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
 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籍丘子鉏鞞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
 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
 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恠也

攻媿跂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

文三公之對愚致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

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

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

下義正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曾闡王圖南叢策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

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攷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
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
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
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
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
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
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龠會稽山一曰九江龠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橋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斂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

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

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璵璠魯之寶玉也

下與說文

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繼女祁之惡信
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
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
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
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

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
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以乃韓
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
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
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齷凡
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達范
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

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咸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

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

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

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苑見談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

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冒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

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潤明者與在鳳翔時所

作議論夔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教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

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

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魏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嚴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媿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
 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高
 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
 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
 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授
 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或之言曰晉文公納

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
 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羸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
 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
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
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
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
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
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長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
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
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

劉貢父
譔云

顧子曰昔梁丘據

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
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梁丘據豈能諫景公

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
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
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
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邨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
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
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平怠
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
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
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
而淳于髡有賢者无益之譏秦昭王有儒无益之問未流極
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覬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

蘇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子湍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大敗之焚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
南脩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
川水犯津關獵蒙籠履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
於秦庭鶴峙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淚來
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
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
寔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

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
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
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
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
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閔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急忽也災異古史官之
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大史
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
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脩國史李
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

繼周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毒有
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未
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
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
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於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
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威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
弟鱗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
齊晉所以未可媿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

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
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
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
言天下倒縣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
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
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
大矣

宗人鬻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
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
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
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
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長和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
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
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
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
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

也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五十五矢為東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

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

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季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

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

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

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

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

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芋尹無宇之斬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

傳言

鄆陵之敗

苗賁皇之為

楚語云

雍

子之為與傳不同傳玄云國語非丘明

二作文不一事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

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荆公以為蓋六國時人

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

書說楚事為詳鄭渙仲云左氏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

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威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

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藥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

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

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

太史為輔氏

通鑑取此

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

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為輔氏

韓非子云更其族

智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迹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注騷離也

伍

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

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

襄三十四年

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

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

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

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

謂公孫僑始子產之子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味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經華城西

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

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

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莘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

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

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犢字

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

犢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
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
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救之曰思無
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
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
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
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
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

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諾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集子作注雜匝也人生

子從子至亥為一匝

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

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甘生相秦畢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

伯翳其後為秦威文仲聞六蒸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

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

注即庭堅也

嫠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

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復其夫之讎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于後唐穆

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

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

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

鄭魚仲曰世本公
子譜二書皆本左

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速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
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
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
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淶於王孫雄太宰嚭然
則雄亦嚭之流耳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攷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
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
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
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
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祀
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丘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丘曰晉國將守
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
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
亂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
丘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

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以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盍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

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

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

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

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困學紀聞卷之七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
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
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
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
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
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監石新論以為

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
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
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
焉歷孝喻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
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
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
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
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

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

習也

穀梁柯盟曹歲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刺也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

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

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親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為可與通此三

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心今又

四下十
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
以為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
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
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
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若今以草
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
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
序於是為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音初
為反

表卷也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笱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成如昉培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翹翹曰媒疾為戚麋為獐漚曰漆推為終葵手足擊為骹全道為芋祭為墮題有謂擊征滑曰澶相絞許為掉磬無駮為禿楊棟為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為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

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違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杜向不識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

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
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敬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秦之為狄自毅之戰始
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
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食貨郊祀志石慶司

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

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駮輦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
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

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
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
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
注從史記感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
公穀史記有一年之羌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羌今不可攷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賂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服
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
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
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

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
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
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
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
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為田何為田除
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
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其或作公出穀梁注鄧公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叔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
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

攷漢書但
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與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

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
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
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為知禮
則擅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曰
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
有若與為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
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
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
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
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
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

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
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
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贖之
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
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
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
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迹其為追注引論語里仁
為美宅不處仁為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
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

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

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

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

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

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

其然乎

邵子之言
見觀物篇

然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棠之欲亦以張為棠則申棠申張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張魯伯本朝祥符封張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張申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張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

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後孔安國注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
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
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
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
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
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

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
亳州

不舎晝夜釋文舎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
師古曰舎止息也屋舎次舎皆此義論語不舎晝夜謂曉夕

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
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鬪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

胡之既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為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
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

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

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

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

字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

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紵練飾孔氏注一入曰練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

五入為練七入為緇練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練禮練衣

黃裏線緣練冠麻衣線緣蓋孔氏誤以緜為線則緣不可為
近喪服集注謂緣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為
練未知出何書

又云三年練以緜飾衣似讀緣為線
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
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
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
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
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
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
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
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
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佐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
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
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
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
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
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
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
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

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為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

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駁以馳文塗此

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

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質也

讀此章者當以常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

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

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

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

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

尅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

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派及於漢儒雖韓退之

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冀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

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林

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真宗問陳

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林齊也上問見何書胡明仲曰少

陽篇以夷齊為伯林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

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蓍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

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

汗跡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
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
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澁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
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五峯謂此說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
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後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

自外增益之也

用樂記區萌字音勾

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

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澮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益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

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子以為虵見之投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

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
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
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
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
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
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
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
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
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

其私秩粟為椽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言
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
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
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攷左氏傳邾
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
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素安任隗以素行竇氏无以
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後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弥子也不曰小人而避禍舛
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
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一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

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

雩之下愚謂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

集注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

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是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

縣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議按荀子法

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議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後容中道無所偏倚世

之通儻不泥者纔是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總

於常談

夫子之剖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

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

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攻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

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

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害殃陰疑於陽必戰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

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是以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益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

翻注

有虞樂佑東晉爽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心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

世近

所傳刊誤以五
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
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
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
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
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
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
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

非開元中孝明暴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

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

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解卿字指作孝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

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未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見東漢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

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

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

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

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

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

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

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班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

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淲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

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子孫圖卷之二

天子之尊... 天子之尊... 天子之尊...

公及王... 公及王... 公及王...

歸父莫... 歸父莫... 歸父莫...

王公... 王公... 王公...

大吏... 大吏... 大吏...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
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
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
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
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

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

于位為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為申
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

作放踵

注無致至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後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

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
足而况人手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
之時鄭無景堯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
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

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
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
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弁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
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
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
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
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

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比地郡屬魏後盡

為秦并喪於秦不心七百里也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罷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
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
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
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
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
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
之羌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未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
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
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
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
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
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
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

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

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

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

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

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

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
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
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
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
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羹稗楊墨

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
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
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
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
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

乎故曰民為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執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
心無理不該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癢疾痛

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
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
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
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
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
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
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
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

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克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

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公是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

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智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違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心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

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胤宮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
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
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求
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
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瀆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瀆中
也俗以瀆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瀆或云當作畫後漢
耿奔進軍畫中史

記畫邑人王燭
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
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
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
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
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
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
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心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
常平蓋古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
知糞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

發豈所謂無常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

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

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曰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
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公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
也不惟士有恒心民亦有恒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
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

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以國謂四極以西極之水也

府巾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表田子
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
奔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和廓閔傳介恇夏慎蒙贖販皆大
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表平易別囿一實也
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
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為
正光此之謂玉燭其兩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
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叢生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
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二卷一云

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舛有父名

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

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

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

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已

之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後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蝟蝮傳者也

西京賦戎葵懷羊尔雅蝮

懷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

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擇
疎藪字書不見栲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攢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莽說文茗茶芽
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君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
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蜺人謂讀爾雅不
契田敬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
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運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
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說文多引

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刺符蟲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

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

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刺符及書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

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律即尉律

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叙改六為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獨甚子孫之役非也即參

同契所謂老翁復丁杜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

董彥遠除正字謝劄叙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

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

乖其數書殘武彊頌亂湯齊烏鳥混諸魚魯雜糅增河南之

名
記
卷
七

邑為雒城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後幸絕下則對回去
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實書立書
肖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
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鑰之名車改金
根之目知一東二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之為求郡章立信
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禾
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安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
名誤合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屯書忘形象
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
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間

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閏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
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
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

識隸古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
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

書為隸
古也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帟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
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
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
東廵泰山刺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

子呂與尗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尗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邾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甌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尗以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齋晉姜鼎銘用斲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析巧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張燕公謝碑頌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

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
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
頤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潘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
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逐
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
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
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
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
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
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是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
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鑿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
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
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
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章秀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

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恃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醒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

者程總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干文
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之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
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
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
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
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
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
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
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
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
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

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際謂梵人長於

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

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高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

頌皆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際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

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心為譬况之說

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顯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

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

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
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
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
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
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
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則
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
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竟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古文韻竟
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見孟

歸字有齊歸

見左

其遺

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

謀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未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

十六卷今不傳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

云自營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鵬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

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

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襲曰之皆字書所無

梁四公記

然亦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

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揃城寘合同莊子外物篇昔城可以休老亦作揃

城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書

之其字皆點平聲改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

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改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

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書易春

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

或云七經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安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

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

莊子天道

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

南史周續之

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

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

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

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

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

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

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

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

皆以詩為博士

所謂韓詩

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

轅固為博士

所謂齊詩

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

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歐陽禮后易楊

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

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

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

書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

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
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
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
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
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曰司業張參五經
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
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
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
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
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

茲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

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

舜臯陶之
賡歌五子

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
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

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

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

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

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

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

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

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
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闡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
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
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
授詩緯推度災沴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
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高書中候論

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
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
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
為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攷之隋
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
禮之詳實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
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
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
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

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
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
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

見按神契

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

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羨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
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
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
之道皆回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
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

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
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
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
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
之胤征碩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箴
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燕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
之子仁甫谷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燕言以岡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偕時而禮亡大夫肆

夏三家雍徹而樂三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
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